

萬事學院
第一集
文有萬
庫文有萬
種子一集一第
編主五雲王
藏院

特蒙格哀

著 德 歌
譯 源 仁 胡

華東軍區軍事政治大學
圖書館
第一總隊政治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哀格蒙特 (五幕的悲劇)

目次

第一幕	射箭場	三
第二幕	不魯捨爾的城中	三五
第三幕	攝政的宮中	六七
第四幕	街中	八二
第五幕	街中 黃昏的時候	一一五

哀格蒙特 (五幕的悲劇)

人物

瑪格利特，巴爾麻加爾第五的女兒，尼得蘭的女攝政。

哀格蒙特伯爵，葛爾的親王。

威爾罕姆，奧能利因。

阿爾巴公爵。

芬爾地蘭，他的兒子。

麻謝維爾，攝政的親信。

履謝德，哀格蒙特的祕書。

錫爾法。

人物

哀格蒙特

葛美池，均阿爾巴的部下。

克奈爾，哀格蒙特的愛人。

她的母親。

布拉鏗保，一個少年市民。

梭伊司特，雜貨商。

野特爾，成衣匠。

木匠。

石鹼製造人，均不魯捨爾的市民。

白伊克，哀格蒙特的衛兵。

放勝，一個書手。

魯意斯孟，一個殘廢同輩子。

人民，隨從，衛兵等等。

地點

在不魯捨爾。

第一幕 射箭場

兵士同市民聯合比箭，野特爾，不魯捨爾的市民，一個成衣匠，上前張弓。梭伊斯特，不魯捨爾的市民，一個雜貨商上。

梭伊司特 現在儘管射去，隨便怎樣！你總不能奪掉我的頭標！三個的黑圈，你從來就沒有射中過，這樣今年總是我的主人了。

野特爾 主人並且皇帝。誰來妬嫉你呢？你因此要出雙倍的份金，好像權利一樣，你還要出錢買得呢。

白伊克，一個荷蘭人，哀格蒙特部下的兵士上。

白伊克 野特爾，這一箭，我就賣了給你罷。將勝利者分開，使大家高興一點：我在這裏已經很久，應

當略爲退讓。所以我要是失敗，就算是你射出去的一樣。

野特爾 我應當這樣說：因爲我自己射總是要失敗的。但是，白伊克，儘管射罷。

白伊克 （射）現在，你們看罷！一二三四！

梭伊司特 四個圈嗎？真是這樣！

全體 萬歲，皇帝先生萬歲！再一回萬歲！

白伊克 謝謝各位先生。只怕主人太多了罷！謝謝這個榮寵。

野特爾 這個你是應當謝你自己的。

魯意斯孟，一個弗慮斯蘭的殘廢同聾子上。

魯意斯孟 我同你們說的——他射得同他的主人一樣，他射得同哀格蒙特一樣。

白伊克 同他比起來，我不過是一個偶然僥倖的。他的鎗法，真是第一個，世間沒有及得上他的。並不是他有什麼運氣，或者高興的時候，不是的他瞄準出去，總永遠射在黑圈的當中。我就是從他學來的。一個人若是在他手下，一點不能學得，真是一個廢物了——不應當忘記，各位先生！一個

皇帝該瞻養他的人民；所以上在皇帝的賬上，拿酒來罷！

野特爾 我們是這樣約定的，每人——

白伊克 我是外國人，並且皇帝對於你們的法律和習慣，是不能承認的。

野特爾 你真比西班牙人還要更壞一點；他一直到現在，還讓我們保留這些呢。

魯意斯孟 什麼？

梭伊司特 （高聲）他要把我們都算客人，他不答應，我們合攏來分攤，做皇帝的只拿出雙份來。

魯意斯孟 由他去罷！沒有什麼妨礙的！這也是他主人的樣子，事情順利的時候，很大方的並且一

切聽其自然。（他們把酒拿上。）

全體 替你陛下祝福！萬歲！

野特爾 （向白伊克）不消說得，這是你的陛下。

白伊克 真心的感謝，若果應當是這樣的。

梭伊司特 自然因為一個尼得蘭人，是不容易真心替我們西班牙的陛下祝福的。

魯意斯孟 那個？

梭伊司特 （大聲）菲立勃第二，西班牙皇帝。

魯意斯孟 我們最仁慈的皇帝同主人上帝賜他永年。

梭伊司特 你不是對於他的父親加爾第五，更喜歡一點嗎？

魯意斯孟 上帝安慰他！那真是一個主人！他的手能夠支配世界的全部，是你們一切的一切，並且遇見你們的時候，他這樣的客氣，好像一個鄉鄰對於別人一樣；並且你們若是害怕的時候，他知道拿這樣親切的態度——是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他步行出去，或者騎馬出去，只要他隨時想着，從不帶許多的隨從，他的兒子到這裏聯隊裏來接替他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流淚了——我說，你明白我的意思——這個是已經不同，他是比較尊嚴一點。

野特爾 他不讓他自己被人看見，他在這裏的時候，除非是很莊嚴的，備齊了皇帝的儀仗。人家說，他是極少說話的。

梭伊司特 這樣是不配做我們尼得蘭人的主人。我們的君主，必須是很快樂很自由的，同我們一

樣，生存並且任他生存，我們不願意被人家輕蔑和壓制，我們都是這種好心的愚人。

野特爾 這個皇帝，若是他有再好一點的輔佐，還可以是一個更仁慈的主人。

梭伊司特 不對的，不對的！他對於我們尼得蘭人，一點沒有感情，他的心並不傾向於這些人民，他不愛我們，我們又怎樣能愛他呢？爲什麼全國人民是這樣的愛戴哀格蒙特伯爵？爲什麼我們大家把他捧在手中？因爲人人可以看出，他對於我們是很好的，因爲他的眼光中間，表現出愉快的性質，坦白的生活，及仁慈的意思；因爲他對於缺乏的人及非缺乏的人，均不是沒有同情的。讓哀格蒙特伯爵長在世間！白伊克，現在是輪着你，舉起第一個祝盃！提出你主人的祝盃罷。

白伊克 這是我所極端願意的：哀格蒙特伯爵萬歲！

魯意斯孟 聖葵丁的戰勝者！

白伊克 格拉菲林戰爭的英雄！

全體 萬歲！

魯意斯孟 聖葵丁是我最後的戰事。我再不能出去，再不能拿起這個很重的鎗桿了。但是這一回

我還把法國人真正打着，並且我在右腿上也受了一人彈傷，就算是臨別的紀念。

白伊克 格拉菲林！朋友！那裏戰事重新起來！我們全然單獨戰勝。在弗蘭武登全境，他們焚燒殺掠，什麼沒有做到？但是我說，我們可把他懲罰了！你們老練的穩當的先生們，早已阻在後面，我們向前壓迫，彈擊刀刺，直到他們眉頭蹙攏起來，把他們的戰線往後退却。在那裏他們子彈打中哀格蒙特的馬腹，我們好久的時候，打到這面，打到那面，人對人，馬對馬，隊伍對隊伍，向海邊廣闊的平沙上面趕去。忽然之間，好像天上落下來的一樣，從戰船的炮口，來了蓬蓬的聲音，不斷的炮彈，打到法國的隊伍裏面。這就是英國海軍，在迷朗大將指揮之下，從定克勳近處放過來的。雖然他並不能十分幫助我們；他們只能把很小的兵船開到這邊，並且相離太遠，不能很正確打到我們中間——但是也很有好處，這個引起變化，使我們增加勇氣。現在戰事愈加激烈！這邊，那邊，有些被我們殺死，有些跳進水中。這些東西，嘗着水的味道，立刻溺死；至於我們荷蘭人怎樣的，却跟在後面，立刻跳了進去。我們本來是水陸兩方，都可以生活的，一到水中，覺得非常自如，好像田雞一樣；總是把敵人趕到河的中間，然後像水鴨的樣子，再向他處游去。還有更其徹底的，就是僥倖逃出

的人，都被村中的婦女，用鋤頭和叉耙一起打死。所以那邊的皇帝，不能不伸出手來，同我們講和了。這個和議，應該歸功我們，應該歸功於偉大的哀格蒙特。

全體 萬歲！偉大的哀格蒙特萬歲！再一回萬歲！再一回萬歲！

野特爾 人家應當叫他替代瑪格利特，來做我們的攝政！

梭伊司特 不是這樣的事實！總是事實！我不願意非議瑪格利特。現在輪着我了。我們仁慈的女主萬歲！

全體 她也萬歲！

梭伊司特 真的，她在這的真是個非常的女人。女攝政萬歲！

野特爾 她是很聰明，並且所做的事情，都是極適當的；她單是對於僧侶，不能十分堅持。現在我們國內，無端加上十四個僧正的帽子，這個她確是應當負責的。這個到底有什麼用處呢？還不是就是要使外國人能夠占據好的地位，不然何必不同以前一樣，由僧會選出住持來呢？還要我們相信，這是注重宗教的意思。是的，這是早已有的。我們只要有三個僧正，已經很夠，一切都可以很正

當的有秩序的順利進行。現在各人都要尋出事情，好像他不能不做的樣子，於是時時刻刻都會發生事故，引出糾紛。他們將這些事情越是亂動，自然困難愈多。（大家喝酒。）

梭伊司特 這個是皇帝的意思，她一點不能幫助，也不能阻止的。

野特爾 現在我們不許唱這些新的讚美歌。他們的聲韻真是做得極好，並且有勸化人的意思。這些不許人唱，但是惡劣的小曲，我們到可以儘管唱去。這是什麼道理？他們說，裏面含有邪說，並且別的什麼，上帝知道，但是我到底把他們唱過了；現在又有些新的出來，我看裏面一點沒有什麼。白伊克 我也想問他們！在我們省裏，我們願唱什麼，就唱什麼。這就是因為哀格蒙特伯爵是我們的省長，他從不過問這樣的事情——在境特伊本，凡弗蘭武登的全境，他們要愛唱的，都可以唱。（大聲）天下還有什麼東西，比宗教的歌曲，更純潔的嗎？對不對，老先生？

魯意斯孟 是的！這真是一個禱祝，一種敬仰。

野特爾 但是他們說，這些不是一種正當的，不是他們的一種；並且總永遠是極危險的，要是讓大家慢慢的喜歡他們起來。糾察員到處巡行，時時注意；常常有很正當的人，已經發生不幸的事情。

可是總沒有法子，強迫人家的良心，雖然我所願意的事情，我不敢做，我還是能夠思想，能夠感覺，什麼我所願意的。

梭伊司特 這個糾察不能維持下去，我們生來不是同西班牙人一樣，可以使我們的良心，受人家專制的。並且貴族也慢慢會出來設法，剪去他們的羽翼。

野特爾 這是極重要的。若是有要好的朋友，忽然到我家裏，我坐在那裏工作，隨意唱一個法文的讚美歌，全然沒有在那裏着想，沒有好的，也沒有壞的；我唱這個，不過因為喉嚨裏有這個東西：我立刻變一個異教徒，就要被人捕去。或者我走到鄉下，立在衆人的中間，聽一個新的教士講道，這種樣的一個，就是才從德國來的；我立刻就被認做一個叛逆，有失去頭顱的危險。你聽見過這樣的說教嗎？

梭伊司特 真誠的人們。我新近聽見一個，在曠野中間，對了幾千的人演講。這真是全然兩樣，比之我們這些，立在演壇上亂叫，拿了破碎的拉丁說話，把人都要悶死的。他真是從心腹中說出來的；他說，直到現在我們怎樣被人家引入迷途，關閉在黑暗中間，並且怎樣我們能夠多得到一點光

明——而且他完全都是由聖經證明的。

野特爾 這裏總也是有一點道理。我一竟自己在那裏說，並且總是想着這個事情。他在我頭腦裏盤旋已經有好久了。

白伊克 全體的民衆都跟着他們走的。

梭伊司特 這個我相這，若是一個人能夠聽見什麼好的同新的說話。

野特爾 現在是怎麼的一個人應當能夠照他自己的樣子，自由說教。

白伊克 快來，先生們！只管閒談，你們把酒同奧能利因都忘記了。

野特爾 他是不能夠忘記的。這是一個好的城牆：一個人只要想起他來，立刻就可以自己藏在後面，並且魔鬼都不能把他帶出來的。萬歲！威爾罕姆，奧能利因萬歲！

全體 萬歲！萬歲！

梭伊司特 現在，老先生，提出你的祝盃罷。

魯意斯孟 從前的軍人！全體的軍人！戰爭萬歲！

白伊克 好的，老先生！全體的軍人！戰爭萬歲！

野特爾 戰爭！戰爭！你們知道，你們喊的是什麼嗎？從你們口中，是極容易說出，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這裏的人，恐怕沒有一個聽了，不要覺得短氣。整整的一年，一竟聽見戰鼓的聲音；並且毫沒有別的聽見，除掉怎樣這裏來了一個隊伍，那裏又是另外一個，怎樣他們在一個小山上面經過，在一個磨房左近頓紮，有多少人留在這邊，有多少人到那邊去，並且他們自己怎樣前進，一個怎樣勝利，別一個怎樣失敗，大家始終不能明白，究竟誰失了什麼，得了什麼。怎樣一個城市被人占領，居民橫遭虐殺，怎樣可憐的婦女，無罪的孩童，備受虐待。這是一個痛苦，一種恐怖，人人時刻想着的『他們到這裏來，我們也是這樣的了！』

梭伊司特 因為這個，所以市民也永遠要有武器的練習。

野特爾 自然是練習的，凡有妻子同兒女的人。但是我總還是願意從遠處聽見軍人，勝似看見他們。

白伊克 這個是我不願意聽見的。

野特爾 這並不是說你，鄉親。我們只要去掉西班牙的駐防軍隊，大家就可以透氣了。

梭伊司特 真的！他們使你非常痛苦嗎？

野特爾 你又在那裏玩笑了。

梭伊司特 他們已經住在你家裏來了。

野特爾 不要胡說。

梭伊司特 他們把他從廚房裏，從地窖裏裏，從臥室裏——從床上趕出來了。（大家笑起來。）

野特爾 你是一個痴子。

白伊克 不要鬧了，先生們！一定要我們軍人要求和平嗎？現在你們既不願意聽我們的，你們自己

也提出祝盃來，一個市民的祝盃。

野特爾 這是我們早已預備的！安全同平靜！

梭伊司特 秩序同自由！

白伊克 好的！這是我們也很滿意的。（他們彼此碰杯，很快樂的重復喊這兩句，但是依照次序，每